羅浮山志會編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十一

長洲宋廣業澄溪纂輯

藝文志二

記一

周先生入山記　唐　令狐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遥字息元汝南人初遊吳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居羅浮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跡猶存爾能勤求吾

請導之既行而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瞑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臨而待視之乃鹿也先生默記之而還今按杭州志毛公名翁與蓋公皆漢初人

延祥寺記

宋 余靖 安道 曲江

名山大川方域之鎭必藉異人以光其圖牒達才通識稠衆之表必托有爲以播其績用二美胥副於今爲難羅浮山者越之望也蓬萊一峯堯波所蕩附麗於此水經之怪錄也艮常諸洞吳郊之秀岫穴相通眞陖之秘談也自浮屠西來蔓延中國塔廟嚴飾徧宅形勝茲山精藍十餘而延祥之基最古梁朝有頭陀僧景泰不知何許人薙草屋之號爲大同中始建寺額以其峯頂玉石望之如樓布金所居適在南峯

之下故以南樓命之唐開元二十六年西域僧乾末多羅以鐵肖釋迦眞像浮海而去番禺天寶三年中貴人何行成以祠事將命遂迎其像置山歸以珍柑入貢因得御署其門曰延祥之寺仍開明月戒壇于寺之右凡嶺之南落髮壞衣者悉受具于此武宗朝例例共籍咸通恢復而地歸中閣別揭南樓之名于山之西延祥再造苦晚故久不競然亦不敢父子私自相傳必擇十方名德尸之以俟來學初鐵像之來也埴土以具其四體及祥符初住持僧彥謀乃購金

僱工易之以鐵而像始完彥課卒州以輿議請今長老雲達紹隆禪席達師桂州陽朔人幼聰悟師事同郡祇禪師既削髮即遊方至筠州洞山寶禪師付以大乘之要既而曰生本無物何有本鄉悟在於心豈須戲論遂優游南行至于海上有黃龍洞者山靈絕境人迹罕到可以逃聲名去思慮於是結茅而居期於自得而已俄而學徒推戴以登師座既尸其徒則專其憂括囊而來者居于我乎安持盂而來者食于我乎仰於是募信心以施其財召匠指以利其器蓄

高卑面平湯鑿戸牖陶瓴甓取於堅完不務華麗日廩歲賚悉得其度康定元年建公自紬其狀至於曲江俾余書之歸爲福地之識明年余因經途詣[illegible]於其南得張鶱之碑而知其名之始于其側見明月之壇而知其制之古于其堂聞達師之問答而知其言之當乃以道如是書之無愧詞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遊羅浮題名記

蘇　軾子瞻　眉山

紹聖元年二十七日東坡居士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實二十八日至羅浮山入延祥寺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遠甚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二里至冲虛觀葛稚川丹竈次之朱真人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山坐遺履軒望麻姑峯

方歆頤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復宿寶積中閣夜大風林木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華首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玉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觀道人陳熙山中可遊而未暇者明福觀石樓黃龍洞期明年復來有幾臘獨出詩又酬顧秀才談羅浮之秀詩俱見藝文志

題卓錫泉記

蘇軾

予昔自汴入淮泝江浙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惟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楊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鬭茶此水不虛出也

冲虛觀記

宋　霍　海豐尉

晉葛稚川以儒學知名才堪國史本無濟世之志一時當途交章辟致宜其陞華躡要蔚有可觀雖勉強起而從之視彼名位顯榮毋啻浮雲遊塵終以神仙導養之法爲事由常侍大著作出補勾漏令至廣州而刺史鄧嶽不能留也遂登羅浮創都虛孤青白鶴酥醪東西南北四庵爲往來偃息之地今冲虛觀乃都虛之遺址義熙初始爲祠以祀之逮天寶中令守者十家已而爲觀一日道師梁君智芳以書抵余曰

茲觀創已久因循不葺三清殿與仙聖祠像風摧雨漏撓者過半前此法師金壇郎鄒葆光住持本有此意適太守譚大夫延請住羅浮廨宮遂虛營造一切不暇及未幾智芳嗣之旦夕靡遑實任其責葆光亦出錢五萬贊成其事幸今完復可支百年予其為我記之余聞觀之精誠感發不謀而應者翕然故富者施財壯者出力智者獻畫匠者效工旬月間去昔之腐敗而易之以新堅增其基之卑薄而築之以高峻華陋就華又嚴之以深靚既告成信士來會人物皆

和天地澄霽人謂師一志奉道畢功主張物理相符
自然之應也故序其本末如此政和元年四月記

佛迹石記

宋 唐庚子西 眉山

巨人迹若干長三尺量闊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下深者二寸許前未有稱者近時山中實始見之自是播傳於人而或者以為實迹甚此其可謂異矣漢武帝時東萊緱氏所見可同日語哉是時天子求神仙為長生不死之計厚禮方士惟其所欲為李廣者結髮戰邊地三十年不能取封邑而五利為樂通侯汲黯晚節願為中郎出入禁闥不可得而公孫卿為中大夫郎第玉帛金錢車服之賜

莫知紀極而甚者乃至向壁夫好之所在好僞資之故當世所謂天馬寶鼎仙人之屬大抵皆詐今巨迹出於炎海之濱晦昧於黃茆白葦之中以故不爲世俗所知雖知亦莫之貴惟莫之貴此其所以爲異何則凡物求而得之則容有僞焉不謀而獲者乃眞耳謂之佛迹雖古無所考然姜嫄之事詩人指爲帝胟彼亦安所考哉不過以蹤知之今夫五嶺之南瘴癘之鄉民生於其間者旣已薄福而放逐居此者又皆罪戾之餘故諸聖出此警悟而鎔化之此理亦無疑

者羅浮比年往往有異跡其腡至數寸而棲禪寺亦
時時見之得非疾者愈劇而救者不得不力與不然
何以多且數也

卓錫泉記

宋 唐庚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頹城浩歌可以裂石而死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眞一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異於此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卓於地泉涌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爲甲於嶺南然自梁以來未有記其事者夫師之爲人誠不可得而

知然吾聞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吾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完慧則流通以深完流通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爲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嗚咤吒飛泉爲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致於神明方其絕域之中感激奮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至到無精進無二體惟其出於一切之誠而

無定慧之素故得之艱難非若師之頤指目使旣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得於君臣父子之間而尙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精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其閉者可使闢而通其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立者

湯泉記

宋 唐庚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許得佛迹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以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爲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中出硫黃地中卽溫彼不問南北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卽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

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硫黃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雖數千里而伏流相通非吾類則横絶徑過十字傍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丈而炎凉特異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爲寒呵氣爲溫而同出於口此其証也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爲知名恩幸寵遇震耀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遊息則驛人逸客之所笑咏寵辱何自而至哉

蘇後湖遇黃眞人記

宋 陶定

紹興乙丑予寓居東山夏四月聞蘇君養直得疾不輕挐舟往詢之道由松江少泊於癯庵之前癯庵主人曰後湖遇羅浮仙人得道不死矣端午日見蘇於馬迹新居聞余來喜甚余以所聞於癯庵者質之君曰前歲冬十一月病酒困臥徐行者行者創君村童蘇持刺扣榻曰有客稱江宣贊者求見取字視之題云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又題其兩旁各一句云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意甚悅其語强

出覩之敘寒暄後忽曰羅浮黃眞人以君不欲世間
聲利名已在仙籍中命某特丹以授君君因庠平生
未嘗識黃眞人且形骸已壞那可更服丹藥也逕曰
此丹非五金八石所成迺眞氣所化服之無害君徐
觀江之衣服侈麗而言語鄙陋略無醞籍讓謝忿逕
曰某之來特爲君君既不欲得卽當持歸但路遠獨
行敢求一宿若旦晴則可去不然暫留可乎君度無
不可者遂延之松菊墅君獨歸臥夜漏五更會天大
雨偶繹昨日事且疑之及旦亟邀江江至酌酒未行

君語曰丹可見否江喜於腰間篋中取以授之君開貼視之如豆許色正黃亦不作玄劑也江謂君曰遇有篤疾則服之迺見丹之功效也凡有身疾且想丹丹力行至則愈又曰服此即當飛昇度世若未能忘情欲則延壽一紀壽終亦當爲仙官也酒數行適有人送蘇所乘驢以還之者江見曰此驢夙嘗爲人因斥驢令笑復求青箬裹少鹽飼之祝曰復人去再斥其笑驢應聲亦笑坐間甚驚異之江乃命君繪黃眞人像以事之君問黃眞人者厥貌何如江曰只須畫

一神仙道人但服黃袍衣腰以皂絲着陰山鞵手持
水晶數珠及懸一瓢子在右帶也又言羅浮人有遇
黃眞人者常於鐵橋懸崖雲霧之間其服佩如此汀
辭別期以五年復來曰若再來時君異於今日矣蘇
以丹并刺字置笥中是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君得疾
藥石弗瘳至除夕氣絶家人以其頂煖未敢以斂逹
曙諸子方訖丹事亟開笥取之丹貼刺字如故得丹
投之即起若無疾者自此飲噉自若欲復取刺字丹
貼燃灰服之皆不復見數日君乃遣子至京口命工

圖眞人像像成宛如昔見江宣贊之貌始悟江郎黃
眞人余向者見君鬢鬓如霜至是一半復黑君建炎
兵火間右目喪其瞳子因此瞭然余前年之官長安
不復與君相聞去年五月得鄭林報云得君丙寅十
一月後書言耳中時聞異音羅浮仙人期以數年相
見應讖俊讖餘不復較臘月別茆山諸道友元日與
家人權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云黃眞人來矣婢僕
驚奔僅能挽衣襟則已立化余則於湘西洞虛福地
設位爲文以祭之詩以哭之可尋見於此也戊辰玉

月二十五日記後三十年定手書再刻石於水簾洞

慶雲記

宋 白玉蟾 蟾 [illegible]

淳熙改元十月既望惠州守臣王寧奉天子命蕆醮事於羅浮山山即十大洞天之一朱明曜眞之府也先是唐天成中洞出古劍迹其篆文已應太祖皇帝丁亥聖君之讖我宋受命時遣中使奉金龍玉簡之典蕆修國醮著在令甲孝宗皇帝始登大寶爰致初敬是日也御香既上蕆事薦成步虛聲聞環珮作序天容紺碧風日清美珍禽舞馴鹿悅仙花瑶艸滿洞芳妍醮壇之西北隅有五彩光華出焉上亘霄昊是

謂卿雲輪囷郁麗華景繽紛中有金龍徊翔翕欝天人交慶實應太平夫太平無象也然而慶雲大來亦于其人不于其天天意以之昭格山中於焉出雲雲物精祲猶登臺以課之建官以紀之秉筆以書之自祥符初泰山慶雲見今焉復應符歟盛哉河淸嶽潤信有其時廣東漕臣繪圖上之踰年有旨令禮部每遇郊恩給降祠牒以度其年勞者使修香火永爲典故寶慶丁亥道士鄒師正該覃恩霈州家檄之知冲虛觀事與懷休符命爲記文而繫之銘曰太祖之潛

龍也古創出焉孝宗之飛龍也慶雲翔焉創所以化
龍於地雲所以從龍于天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覩

山行記

宋 趙汝馭

博羅郡太守歲下元有事於朱明洞入將天子命福吾民也予于癸卯事已明日與客步自冲虛東行數里泉聲潺然出叢翳中其上則洞口也由洞口而南有嵓雙壁宛若門然從門以入豁然見寒梅冷落于藤梢棘刺間崎嶇窈窕皆有古意往往顧者不甚見賞問其地則趙師雄醉醒花下月落參橫翠羽啾嘈處也時道士方披棘導客車度蒙密穿蔥蒨必疏剔乃可過犖确則舍車就杖扱衽以上路轉山腰輿者

已痛道士亦倦皆將與盡獨余謂客曰不詣其極不盡也益上登伏虎巖至朝眞石覩衆山于菱對之鎛已培塿然矣過分水凹迤邐歷平曠如塢如奥忽然若憑虛上騰以凌空雲氣變態不可名狀猶天地混沌如雞子未判時恨無廬可托以伺日出東業續明淞西而上寄危磴于谽谺糾若綫縷既卽聚星之榻猶痦蹋凛凛欲墜黎明捐糈粟命道士從所取道闢焉且以目行心畫者指授之曰某地宜門某地宜亭又某地宜庵屬博羅令贊其事籌相其役以明年成

再至而鄰封士女和會千百名人鉅公亦巾車蠟屐從五羊石來嘯歌出紫霞夜分猶未銷歇老少遠近相與讚嘆自有此山未有此景既醮而甘雨洗壇詰旦而祥禽照采又相賀以為豐年之兆賢人之徵也驗之圖誌皆謂然豈帝祇山靈亦動心於此乎少焉快情提漿裹餱從余山行者纍纍若魚貫山之麓有門曰屐雲表飛雲之屐如從足下也向所謂洞口有亭曰仙春邇青遠白佳趣現前向所謂顧者不賞有門曰梅花村芳眼疎明皆迎人笑向所謂輿盡欲返

有亭曰橫翠依崖據勝可眺可休向所謂菱對之鏬有亭曰拂松鏡石琴風景象軒豁向所謂無廬可托有庵曰見日卓然三千六百丈之上審曲面勢大約如指授方余至橫翠與南栢之東閣遇至拂松又與文溪遇爲通霄未絶頂噫然大塊吽萬竅而舞六花濛鬆一色悽神寒骨如行天中巳而閉戶息視會前趣而吟哦之不知夜巳子亟披衣起天際巳明其上則暗久之火輪猶暗中射飛濤以出向所謂混沌又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合瞱新也林霏一開負寒

凌澌變而明嵐㬉翠凡嶺南之山川隱顯背嚮咸無遁形已而觀夜樂池登小石樓望文溪東閣于大石樓上若與抱朴子桃椎子相期于縹緲過中閣飲茗復歸冲虛翌日訪諸庵得桃源王寧素臨安人也圓龕趺坐不茹辛葷不跡戶外二十三年矣命之往見日庵人宜之渠亦欣然又規陽室以違陰風買腴田以給常住山行勝槩大都盡矣於是採詩囊得若干首命小胥錄之隨景輒吟隨倡輒和不暇計工拙也若夫是庵之創始細大顛末已請記于文溪故不書

文溪吏部侍郎李公昴英爲丙戌掄魁東閣莆田方演孫令清源趙希嬰簿三陽林衷客菊山朱南堂余則雪廬趙汝馭旹淳祐四年甲辰良月望後二日書以啓之好遊者

獅子庵記庵在泉源山下　宋　王　胄　剎藏清源

余丙戌冬攜家往遊羅浮一日訪黃龍洞七星壇有道人神定者延入其庵素壁茅簷柴扉竹榻池雖不甃而可以鑑徒侶頗衆居有紀律旁而睨之巖洞遂幽峯巒巃嵷背負九峯面聯七松路逈雲頂勢逼斗魁左右巖石如揖如顧於諸庵爲甲顧問道人是庵何名道人曰此獅子洞也因以名庵余應之曰藏經所謂獅子者取其無畏也獅子吼者取其說法也獅子王者以其禪定也人無畏能說禪定何泥於洞何

局於庵道人曰吾能內絕孤疑外絕魔障蓋身有獅子如有大神通彼庵若洞皆我主之故以名焉余爲大書獅子庵三字以扁之下山過老者仍語庵之所始與夫道人之所得者老人曰其地古稱泉源福地開禧甲子禪定從其師普通自曹溪來駐錫於此今二十餘年矣前此亦多欲爲庵而苦於無水嘉定癸未普通竅地得水其味甘冷視景泰之卓錫無異焉由是結庵爲修行之所逾年道人求紀其立庵之意乃撫其實而爲之書寶慶丁亥結夏日

廣莫菴記

宋 陳洹

龍馬渡江以來羅浮有莫洞觀者疑軒轅集之流按圖經知年三甲戌能言崇觀間事嘗得其大槩紹定庚寅五年別駕陳文孫來上羇博羅治聞莫羽化已三年然猶撫泊頭之蹟感雙鶴之祥見諸詩文備述逢迎之異余往歲寓惠陽郡齋以國醮日從史君東巖先生來遊先生首訪道人梁彌仙者與語彌仙朴野世罕陪接先生與語必有所見後三載復遇於增江因叩莫之舊菴具言史君嘗捐錢三萬使之營葺

大書廣莫庵三字以光其額屬余記之五羊天慶管
轄羅元中以常師莫請命刻之癸巳中秋節

見日庵記

宋　趙希弋

學道之士不畏蛇虎不虞風露操甚堅行甚峻然山林攻苦者視爲常而達官貴人每軫爲蒼生自重之念遂使眞仙窟宅留在中華無惡風風弱水之處而登者竟以嵌巖中輟可勝嘆哉自劉高尙篆竹葉符而蛇虺之患除先生架庵創亭而風露之虞息異世同功恨劉夢得蘇子瞻輩生乎前不及見徒有見日詩章而已雪廬先生以玉堂人物得趣乎王師之勝捐金靡粟鳩工度材諸亭各有佳匾而是庵以見日揭

其待嶺海一如畿甸美意可想淳祐乙丑孟秋朔旦

飛雲頂開路記

朱占

天子賜趙侯履于惠得護名山銜命醮祭已亟領占排叢薄陟崒嵂俄身在山巔八極一視某州某山影影可指侯竦然曰眞靈境也路之不治來無以棲尼地主羞之默識所經行地勢折旋歸而指畫授其相險易取便捷設橫木比級而上遂成通涂亭於衝要五亦占勝概平巖曰展雲洞左曰仙春梅花村路中分處度短澗小石室砑其傍曰橫翠過朝眞石石磯砥焉橫出曰拂松最上峯築庵五間宿好事者曰

見日延山老王寧素以居買田歲得五十緡入食其
徒使看客壞必葺侯職高趍正之踐朱明洞余平生
夢羅浮是歲再遊逍遥乎登臨誰之賜與侯名汝欽
雪廬其自號云淳祐五年十月

金丹世系記

留元長

昔有眞人鄭安期來遊羅浮後于廣州蒲澗所隱而成道者也嘗謂秦始王曰後三十年訪我蓬萊山羅浮則其別島也安期以丹法授朱靈芝此山洞天實朱眞人所治也朱以授陰長生居鐵橋陰以授蘇元朗居青霞谷蘇以授葛元字孝先吳時居飛雲頂葛以授鄭思遠字子華居泉源福地鄭以授元之從子洪於麻姑峯下煉丹按漢書蒯通傳及列仙傳安期生非鄭姓也鄭隱字思遠非思遠字子華而居泉源

福地乃華子期也洪內學本受之鄭鄭受之孝先孝先受之左慈慈受之陰陰受之馬明生自馬至鄭列仙傳諸書實無至羅浮之事矧朱眞人亦非安期弟子而元明生孝先之後豈師也哉此固淺妄不足辨而陳璉作志遂據之以立傳蓋誤矣今並去之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十二　終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十二

長洲宋廣業澄溪纂輯

藝文志三

記二

登山記

元 唐古台

余因分治惠陽獲覩天南仙境有望儒徐心遠約之同行如期而至至梅花村心遠不能從余遂觴衆而上由鄭仙石歷伏虎巖盤礴八仙石上窮六目之力履飛雲之巔是日也宇宙澄清滄海一碧辦香致敬

須臾雲生足下霧靄天低倏有雙鳧翔舞於是編竹
爲廬席地一宿次早披簑帶雨而下木客長嘯彩禽
來集望石樓漱水簾憩梅犀尋仙杖觀藥槽出松關
遇心遠恵予以詩披雲一嘯而回元貞乙未仲冬二
十日

登山記

陳翊

大德十一年七月惠州路欽奉 詔書皇帝登大寶宇宙更始越十月既望本路同知 惠州路總管府事完顏遣本路教授陳翊躬詣羅浮 山請道籙黃閑眞等設醮升崇壇上綠章祝聖人萬 壽太子千秋壇下觀者數百人

醮山記

元　趙孟傑

至大元年十月惠州路同知完顏可山經歷韓艮遵國家舊典率寮寀祀羅浮山上祝天子萬壽下祈民福自梅花村步飛雲頂四顧寂寥山簇水縈暮霞綻日金碧交粲白雲如氊下隔塵世已而夜轉星移海曙日出金盤歘弄錦綵搖曳目不可極乃自石樓而下憇寶積詣冲虛命道籙黃菊巖等蔵祀祀畢陰雲流布幺鳳幽鳴油然雨意見者鼓舞百姓悅乎一時之盛舉也

何仙姑記

明　孫　蕡　仲衍

仙姑增城何泰女也生唐開耀間紫雲遶室頂有六毫四歲能舉一鈞極白謂則天童子時唐固未罹武氏禍也事親有孝行性靜柔恬淡所居春岡地產雲母嘗夢老人授服餌丹法漸覺身輕健有詩曰鳳臺雲母似天花鍊作芙容白雪芽笑殺狂遊勿漏令更從何處覓丹砂後果有鳳來集其上遂改名鳳臺云江北與羅浮山相望嘗曰將遊羅浮父母怪之私為擇配結縭之夕忽不知所之留詩屏硯間曰麻姑怪

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遙去去滄洲弄明月倒騎黃鶴聽鸞簫明早起視家側井逕有遺履而已頃之有道士來自羅浮見姑在麻姑石上顧謂道士曰而之增城屬吾親收拾井上履口占三絕寄其家曰鐵橋風景勝天台千樹萬樹梅花開玉簫吹過黃巖洞勾引長庚跨鶴來寄語童童與阿瓊休將塵事惱閑情蓬瀛弱水今清淺滿地花陰護月明已趂羣真人紫微故鄉回首倘遲遲千年留取井邊履試與岸鑿仙子知其後增城李令世美與謝州堂者表其墓李

令乃天台黃巖人始悟仙語無二不有驗云仙姑又嘗於黍珠庵東壁題一絶字比晉人差清婉少骨壁後半毀惟餘百尺木簾飛白虹笙簫松栢語天十三字其下必風字也後二句無人能續之者今有祠在增城縣南有井尙存卽其舊宅也唐賜仙姑朝霞帔一襲

羅浮庵記

明 羅倫

倫自幼則聞玉笥之勝欲一往而不可得一日夢游焉至山門入庵中道士踵方起謂曰若所游者夢耶予矍然曰予今之來直眞游矣若夢未覺耶語何妄也道士笑曰東海之東南海之南西海之西北海之北上自無始下至是極皆夢境也伏羲九籙神農軒皡熙穆無爲堯舜禪讓湯武放伐劉項爭雄君者吾不知其爲君牧者吾不知其爲牧百世一夢也朝菌不知晦朔旦夕一夢也蟪蛄不知春秋時月一夢也

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八千歲一夢也前混沌死後混沌生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死生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夢也莊子曰方其夢也不知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若夢猶未覺耶若謂予夢夢也謂若夢亦夢也予與若皆夢也若見盧生也方其適也知其適而已不知其爲夢也及其少伸而寤也適安在哉若起草萊登金門步玉堂不三月而南竄去袍笏遠城闕視昔之有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予方謝道士道士辭去乃寤因其眞夢也自是往來於懷

成化丁酉春林緝熙自羅浮來成眞游焉黃時憲諸君繼至抵大秀宮宛然夢境矣乃名閣後曰羅浮庵符夢也予顧諸君曰是夢非夢矣緝熙曰安知其非夢乎謂爲非夢夢恐復爲道士笑也明日各下山去明年見緝熙相與太息曰昨遊成夢矣書夢語庵中庶來者知人生所遇無非夢境也以得喪而欣戚何爲

朱明洞記

明 湛若水 甘泉 增城

甘泉子宏治丙辰同李世卿與諸子遊博羅因曾子魯胡子學造冲虛觀歷大小石樓以覽黃龍諸勝辛酉偕趙元默由增江口而入經梅花村以宿冲虛觀亟以書邀胡曾二氏黃時卿氏來會焉求古所謂朱明洞者而卜築焉以爲退居之地朱明在冲虛觀之後左倚蝦蟇玉女諸峯臨以飛雲之頂右挹麻姑峯諸秀掩映流水潺潺繞洞前以出冲虛有大石刻曰朱明洞者當其前蓋古迹湮沒已久人所不到極幽

處也於是亟令人伐朮剪荆定卜焉栖霞道士李以
賢曰吾等當力爲之於是内爲寢者五間前爲堂者
五間又前爲門者如寢堂之數兩廊翼之者八間繚
以周垣引泉入於廚經始於丁酉之冬訖工于戊戌
之秋張千兵世武視工焉

洗心亭記

明 羅洪先 念菴 吉水

惠州葉絅齋子計偕歸訪予於陽明居旬日將返與予約曰昔也吾考諸程朱之書自言動食息求於義理吾守其成法不敢自懈今而後知聖人之道不外於言動食息而所以出其理義者要有本也夫心至虛者也而萬感聚焉夫惟致虛故無感而不當吾懼吾心之未能虛而無患乎言動食息之不中於理義也且吾猶有大欲焉吾見撰辭者之善而弗能諸心也則思與之角勝于藝苑而垂一家言於後世以爲

吾身不能常有此庶幾不枯爾矣夫以馳騖者之親致虛不啻食荼堇而養生也滓濁之夫不能當漏卮吾竊聞之矣吾將返離浮之亟結洗心之亭屏聞見絕嗜好以致吾之虛以歲年爲期先生其有以翼我哉予瞿然曰有是哉吾懼予之不速行也昔吾聞諸友人亦曰言動食息而已矣卒無當焉已而求吾之虛而內膠不釋然也曾不數月而僻心生矣其以歲年爲期而無執其成心哉或曰偏瞀如之何予曰是猶談升堂而開之門也門非堂也升堂者必由門果

虛矣時卷時舒萬物爲徒孰得而禦諸

右念庵先生所贈時嘉靖丙辰犬馬之齒二十有五先生執手君毋自少予例籍歸年三十七屏指陽明撝寧濠歲不及十有三年撫壯疾馳何患不逮今瞠乎後矣予曰諾萬歷乙亥投檄粵西次年歸羅浮鬬石洞歲在丙子先生贈別時五十三屏首先生如先生歎陽明也視聽言動中禮未能求之心去虛遠矣躬行孔子猶憫奈何徒事乎文農夫去草木之不務終必滋蔓故三十年病猶一日

九原可作得無覥乎亭移建洗耳泉下中鏞贈言

目擊道存手持太阿自今日始葉春及記

逃庵記

明 葉春及

葉子遷賓州守倦遊至境上書乞骸骨歸廣西巡撫郭應聘劾守春及逃兩廣提督殷正茂劾如郭奉詔削爲士伍臣春及頓首世之塵垢欲逃久矣天地囿我陰陽縛我臣安逃哉逃於羅浮之間無所往矣四百三十二君聞之邀於石洞辟逃庵以居遂不復出

愛日庵記

明 葉春及 化甫 歸善

廣雅曰爲朱明亦曰耀靈羅浮有朱明耀眞洞丹丘日月所常明也記在觀後余嘗操斤斧披兩黃冠斬荆棘狖行惡觀所謂朱明者哉日舟而舳之求無幾矣山兩肘下右砠阜起曰麻姑峯蒲伏而東左蜿蜒承之綰轂其口環中皆朱明今庵其左腧也閻十庵吳先生以學鳴翩翩五嶽之長自其子縣大夫亦東則戒徒迎日日强爲吏羅浮列方祀中大人稟郡歸終不以孺子故千里徼福四百三十二峯固以請先

生日羅浮哉羅浮哉吾鄉羅仲素先生至而春秋明羅浮何與春秋蠶績范冠而羅浮爲之抱吾受經三世矣吾將驗之至則著書若干篇而去大夫圖所以藏書者構堂四筵左右翼臺前爲露臺亭直臺下由亭而臺拾級上門亭之西澗水過之且以爲新豐云後惠州兩使君來大夫以供屏屨從兩使君曰孝哉令愛其親而及其所嘗遊宜名愛日大夫曰日强不敏辭親而仕使君不以爲討而錫以嘉名拜使君之辱諸生謝恂張萱訪余石洞相與過庵中問所以名

者兩生大夫門人也曰羅浮故有見日庵中夜見日
或曰近取諸身蓋神仙家言也朱明亦有日義他如
兩使君指神仙罷勿談羅浮僻在南海藉令五嶽爲
堂皇九州爲門戶四海爲池十洲爲別館奉先生其
間偓佺之倫時奏眇論大夫卷韝鞠跽上壽使羲和
按節踆烏斂翮魯陽之徒扶轂徐行爲日幾何蓋日
無窮人有盡以有盡遊無窮此彭祖以久特聞也故
世談愛日語子則孝語父則否余聞天莫明於日人
莫明於心曰拂扶桑是謂晨明至於衡陽晻昧畢照

懸車虞泉其馬爰息旦而復旦與天罔極君子比德
於日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虛靈常覺是謂自見
夙夜匪懈是謂自愛父不能私其子師不能私其徒
見而人皆見之愛而人皆愛之然則先生之來昨日
之日也返於闕來日之日也寧有窮哉余嘗與先生
講於壺山其出此矣兩生灑然以告大夫大夫曰彼
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徵菜先生孰與尔
大人者

羅浮紀遊百字碑

張萱 西園 博羅

天啓七年夏四月郡侯義興徐公督學粤西壬子十邑士民攀轅朱明洞中構軒曰留舄志後后也癸丑觀洗耳泉甲寅躡水簾洞士民跪進勺水侯三年止飲此耳揮涕而別歸善令王宏龍川令宋奎光孝廉韓如璜皆從載筆磨崖野史萱也公名儀世字虞倩

予日亭記

王　煐子千寶坻

歲之己巳予承　命出守惠陽獲爲羅浮一日之主祝事越載稍閒與二三賓從往遊焉入山歷冲虛石洞寶積黃龍洞華首臺諸勝遂登絕巘至分水嶼求羅浮合處觀之蓋泉源福地是也夜方半見日初出火輪如山倏騰空洞金霞萬縷隨海濤洶湧有聲如雷比應劭泰山所見謂雞鳴時日始出長三丈所其光怪倍之蘇子瞻云山不甚高夜半見日此亦異也蓋泰山與羅浮皆瀕海故皆見日獨早而羅浮則於

夜中見日爲天下名山之絕景焉羅浮有二石樓相去五里其狀如樓有石門俯視滄海予聽謂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南樓者大小二石樓也雖夜半見日而未若飛雲之頂所見尤奇飛雲爲浮山絕巔與羅山並高羅西而浮東故浮山絕巔見日益早于南樓向有見日庵傾頹已久予念遊人露宿風雨不蔽爰于飛雲峯之巔作亭名曰予日蓋以予遊之月爲予而觀日出之時亦爲予予爲天之一天開於予者天開

于一也康節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嗟夫此庖羲先天之旨也庖羲之封始于子而終于午日君子之學易也貴從子以求其復不可從午而至于剝子也陰之終而陽之始人之終而天之始無須臾而可違得乎子卽得乎日得乎日卽得乎天矣予之作斯亭也不徒結搆空中取增勝槩亦欲使遊人顧名思義以無失其天也云爾

遊羅浮記

潘耒 稼堂 吳江

羅浮之奇勝載於圖經誇於志乘雜見於名賢詩翰者不可勝記中州人士之來嶺南者必以遊羅浮爲辭比其還問羅浮作何狀輒噤不能對第言兵燹後山中道梗泉石榛蕪不可遊葢十無一至者焉余嘗心怪之去冬客羊城即銳意欲登羅浮謀諸士人尼余者十人而九歲首之端州制府吳公相留忽忽春盡將告歸公笑曰曾遊羅浮乎遊而還荔枝熟矣啖之歸未晚也余曰善微公言固將一往遂放舟過五

羊遇黎方回爲余言羅浮非難遊苦無棲息地有華首臺者名刹也其主僧塵異適在是必與偕行乃可塵公嗣法天然和尚學通內外相見甚喜載與同行以四月十七日發廣州五十餘里抵南海神廟廟甚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斑駁抑之淵淵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許聲質俱劣宋時物也歷代諭祭碑鱗列兩廡昌黎碑特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廟外高阜上有浴日亭蘇子瞻詩碣存焉臨眺極於虎門際天皆海矣徘徊至暮宿廟

側明日行六十餘里抵石灣遙望羅浮蒼蒼亘天如橫雲明日行二十餘里抵泊頭飯華首下院舍舟而輿行十餘里雨驟作諸巖岫皆隱不見唯老人峰孤聳雲外若舉手相招者然又十餘里抵華首則已昏黑惟見長松夾道流泉淙淙作金玉聲下榻小樓閣羅浮志將選勝以遊麐公言志不足憑必得里人熟習徑路者導遊乃可黎明起見四山皆重雲蒙頭雨勢未已而山行須竹兜索之近村無有乃伐竹為之早飯已與麐公步山門有青黃雀飛鳴林間文采絢

斕所謂五色雀客至則迎者也寺門怪石森立東西谿交流鎖織中爲平坡圓正如臺故號華首臺舊云有五百華首菩薩集會于此古刹久廢崇禎間空隱禪師開法于此博羅韓尚書長公子出家嗣法爲剩人和尚與東莞孝廉張二果共興此刹尚書夫人施田飯僧兵後山中諸菴觀皆燬惟此僅存寺後泉石益奇有合掌巖巨石中空下廣上銳如合十爪有瀑布落懸巖注於平潭飛流四射如傾萬斛珠墜潭面輒躍起數尺最爲壯觀而舊未有名余名之曰躍雪

潭潭後爲錦屏峰蒼藤錦石相錯如畫望之蔚然是暮雨止新治竹兜成而塵公所覓導遊者黎老人亦至遂以次早出遊五里至黃龍徑又二里至延祥寺基望見梅花村籬落隱隱又十里許至沖虛觀觀故葛稚川所居唐置祠宋立觀往時宏麗甲一山今蓬萊閣遺履軒皆廢唯三淸殿存其御筆亭葛仙祠則提督許公郡守呂侯所新葺也黃冠皆散處村落求觀所藏銅龍魚不可得竹葉符數枚葉上鏤文十數叠如繆篆亦異蹟也觀後有稚川丹竈遺址竈下泥

云可以療病觀東有澗行百餘步有巨石刻朱明洞三大字石上有廬稱黃野人廬云觀前白蓮池令嚴爲田西南一峰峭拔名麻姑峰有巖名麻姑壇又有朝斗壇皆在榛莽中不可到從倚觀門塵公出所攜果茗拾落葉烹泉啜之取舊路以歸轉山坳見懸瀑百餘仞曰是中必有佳境黎老人言此水簾洞也乃舍輿策杖泝瀑而上爲大龍潭小龍潭爲藥槽石臼爲大水簾小水簾皆一瀑布也瀑得雨而怒虹奔龍矯砰訇作雷聲穿澗屈曲行或履危石如劍稜或凌

飛濤如輪轂路愈險境愈奇中平廣處有石坡可坐數十人飛湍旋激名流杯池云羣仙會飲之所也瀑流有大小而無枯竭淵中石滌蕩久皆作蒼白色如凍雪覆泥又如北方白松膚紋明淨可愛宋人篆書石刻在隔淵懸崖未及捫讀落月銜山促歸華首翼日乃爲黃龍寶積之遊黃龍洞自黃龍徑折而上有南漢天華宮故址洞亦以瀑布爲奇與水簾號東西龍潭勝槩約略相埒瀑中亦有平廣處可鋪文茵可行羽觴有四賢祠久廢碑在豐草中四賢者周濂溪

羅豫章李延平陳白沙也山佳勝處皆寺觀踞之唯此環堵爲儒林而居守無人一毀而莫能復也祠之後爲老人峰瑤臺峰大石樓小石樓皆秀削崚嶒矗立翠微中作開作合寶積寺在伏虎巖之下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味極甘冽泉在石盤中徑尺淺尺汲之隨涌竭之隨注積雨不盈大旱不涸誠爲神異寺亦久廢新構精舍數楹前俯斷崖臨望甚曠東有一小潭水亦清冽石刻云林一仙洗藥池而志書不載與塵公藉蒲團蔭茂樹吟眺竟日烹泉數甌盡瓶中

茗乃歸歸而議遊飛雲峰飛雲峰者羅浮絶頂也雖晴明時常有雲霧籠覆去地四十餘里遊人希得到尼余上者復十人而九或言磴道陡峻不容兜輿或言夏月草長中有飛蜞伺人而嚙或言山中陰晴不定遊者多爲暴雨所阻余曰來粵東而不遊羅浮猶不來也遊羅浮而不登飛雲猶不遊也吾志必往山靈豈拒我哉麈公見余意堅趣辦行具五更作三十人飯半以蓐食半舁上山供午餐遂自寺右循西溪上竹篙嶺甚巉削五里至嶺頭稍平坦可乘兜輿又

三里至羅漢峯又三里至文殊峯並斬崖爲徑下臨絶壑雲蓬蓬然起于足下俄而嵐霧四合上下混茫無所見或慮雨且作余言冒雨遊亦復佳又前五里許至寶塔峯峯多杜鵑樹有長丈餘大合抱者老人言春月花開滿山如雲錦婆娑峯下從者進所攜酒滿引數巵而行又前至小尖峯大尖峯又前至三丫峯又前至杜鵑峯自寶塔至是可數里往往穿杜鵑林中行而此峯尤盛叢柯連幹羅生巖間類名園卉木家人選可徙植者攜之人一本又三里至七星峯

峰有七阜又二里至分水凹林樹茂密一淵中流旁多藥草所謂泉源福地者也又二里至鳳凰臺臺有巨石平正如棋枰又里許至阿耨池池在亂石間徑二尺許渟泓湛碧旁有平石可坐數人老樹戛雲藤蘿蓊蔚麐公命侍者汲池煑茗出果餅療飢具湯沃飯飯僕夫而別命童子煑糜粥以待是時雲霧漸開諸峰皆出其頂纍纍如青螺髻又里許至見日菴故址有雜樹數百株森梢竟谷又三里許至飛雲頂頂正尖圓四望洞達於時天無纖雲萬象呈露往時所

見大小石樓玉鷲蓬萊諸峰渺在霄漢者皆如培塿
帖帖肘腋下其頂可俯而摩也振衣峰巔遊目萬里
南望虎門外大海瀰漫一碧無際東見博羅河源象
頭平陵諸山北則龍門虎獅天嶺西則增城牛牯南
樵諸山如屏如墉如拱如抱綿延數百里不絕而羅
浮在其中央若千葉蓮花之菂飛雲頂在其上又若
九層浮圖之尖所謂高三千六百丈者殆非虛語至
稱夜半見日則理之所無以歷術推之日出地平百
里止差分杪高山與平地相去幾何其近海諸山水

光浮日光而上見之差早之累泰岱泰望天台皆東
邊海故先見只令羅浮之東連山橫亘無從見水而
東南去海不甚遠冬月登山巔見日當早亦不過昬
刻之間大約如落日時下方昬黑山尖猶存返影耳
而談者遂云夜半披衣見火輪射飛濤以出則夸而
近於誕矣縱覽久之日已晡乃下至阿耨池喫麋粥
以行老人言登飛雲有三路東路由冲虛觀而上則
過青霞玉女會眞諸峰中路由黃龍洞而上則過瑤
臺通天中界諸峰西則令華首路若取一逕以上別

取一逕以下再登再下則諸峰之勝盡矣惜乎冲虛
寶積不可棲宿不得已尋舊路歸下山宜易于登山
而峻處每不留足輿人尤懍懍余大半步行遇峰巒
佳處輒躊躇凝望不忍別還至華首而日落矣人爭
以無風雨得登飛雲爲賀黎老人亦言生長茲山見
遊山而登飛雲者不過十數人登飛雲而晴明極望
者尤絶少也天下事敗于猶豫而成于勇決余志一
定雨師雲將朱眞葛仙羣來相予人定勝天信而有
徵塵公爲余言何不以此勇決者學道聖域可立躋

也余湙愧其言羅浮舊志創于永樂時陳琴軒璉嘉靖中黎惟敬民表續成十二卷典雅可觀崇禎末博羅諸生韓德熴別撰新志雖文筆不振而每峰每洞各爲圖說則功多于前人矣然吾觀羅浮二山橫亘數十里秀巖湙壑以千百數浮在羅之西北尤大而長今圖經所載諸名勝皆屬諸羅而浮則槩未之及即羅亦僅東南一隅在冲虛左右者如華首臺後泉石至佳且無述焉況其他乎誠能攜善畫者裹糧躡屩周行山之前後左右品題而圖繪之附以篇詠勒

成一書斯盡善矣壥公豈有意乎余以倦遊遠客勢不能久留茲山雖努力登絶頂猶之嘗鼎一臠窺豹一斑已耳惟嘗就見聞所及刻畫摹寫仰酬山靈而黎方回留家園黑葉荔枝待我將就之飽啖然後出嶺庶不負吳公盛心且將誇于曾遊嶺南者謂吾所得於諸君獨多也康熙戊辰孟夏二十四日記

跋子日亭記後

羅浮高不及衡華奇不及天台雁蕩然其名並峙衡華台蕩之間古今無異詞語洞天者標於第七紀福地者命以泉源登以來自蓬島多靈卉異藥故耶攷之列仙所傳自葛稚川而下成道此山者數十家必有以也有明一代吾鄉先正書院山房二氏精藍宮觀徧滿巖岫士之讀書羅浮者如歸其家吾幼時猶及見之兵燹以來傾毀殆盡矣辛丑臘月予始偕同

人觀日於飛雲峯頂是時自二三寺觀外無復行人之跡予率僧徒數十刈草盖頭露宿阿耨池上三鼓而登東方已作海濤霞影光怪變忽紅輪躍出初露一痕倏隱倏見如浮如飛半輪而後天水始辨觀日之奇勝衡嶽遠甚其以地近南溟故耶惠州王使君比以羅浮詩見示其登亦以臘月惘觀日無所爰作于日亭于飛雲之巔信山靈所屬望也所爲詩縱橫闔闢[illegible]孤骨峭力贍氣舉雖云步武子瞻往往有青出于藍之句子瞻謫宦寓惠又羅浮盛時於山有咏

歎而無增益使君一郡山川百神之主不難使羅浮一復承平之舊將自子日亭始之固不獨其詩視子瞻為青出也間嘗謂衡華二嶽蒼莽渾灝不以小節見奇譬之古文典謨訓誥也天台雁蕩左國也羅浮莊列也此言雖若附會似亦有至理因與藥亭翁山評使君詩幷書以質之

跋石洞遺稿後

釋成鷲 跡刪 東樵

予初與陶子握山相約出家予絕塵先奔禮先師于石洞握山逡巡畏縮竟以老死牖下憶先師坐脫時予歸自羅浮隨俗執喪了無戚容握山過弔哭不能起及握山死予往哭之一如握山之哭吾師也客怪而問曰人盡友也師一而已心喪之哀殺於三月固有說乎予解之曰昔有三人同幽犴狴朝夕束縛誓共出離未幾甲以無罪雪乙則抉藩以逸遺其一獨在縲紲甲與乙謀所以出之不遺餘力而卒無可奈

何及甲考終乙往弔之雖有存亡之感猶幸出於獄
得正而斃也後其卒於三木乙往哭之存亡之感
不異疇昔然痛已與甲之獨免不能出幽囚於桎梏
而哭之慟也夫悲哀之情緣感而動無從之涕君子
惡之況至人前效兒女態哉客遂釋然已而入觀握
山讀書處廢紙盈案檢之得先師遺稿若干言及小
傳一篇持還鏤版以貽後人使微見先師之塵跡不
忘故友之苦心且爲抉藩而逸者幸之也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十二 終